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八八五號

據

清·承霈修，社友棠、楊兆崧纂
清同治十年刊本

影印

江 西 省

新建縣志

(五)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新建縣志卷之三十九

人紀志 賢良

紀賢良紀臣也其紀之何也常爲臣而賢良者也以勵臣也不紀者將不得爲賢良乎非也從所重也諸志乘有曰名臣者大臣者庶職者勲業者經濟者賢良非名臣而何賢良卽庶職可也可謂大臣矣而必疑丞輔弼云乎庸將測之勲業經濟卑卑不足道者乎茲志所繇紀賢良也亦有諱之不書者乎取其大而舍其細于傳有之

其緒之不書者乎知其大而舍其略于數百之

陳之煙業雖齊卑卑不以其能平茲志則緒雖覽其亦

其具明無難何出何籍大引其而必錄其詳而平事部

中引者大引其而無難其煙業皆雖齊其其各引而何

也不雖其緒不其然覽其其其出於其重也請志乘其口

其覽其緒其其其緒之何也常為引而覽其其其以顯其

人跡志

覽其

人跡志卷之三十六

新建縣志卷之三十九

人紀

賢良上

李淑爲更始軍帥將軍時更始西都長安所授官爵皆羣
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子罵
詈道中淑上疏諫曰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
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
時濟用不可施之旣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
爵以匡主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尙書顯官皆出庸

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闡度聖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錯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更始怒繫淑詔獄

後漢書劉元傳後省志

按省志軍帥一作軍師者誤

譙重字文疊和帝時舉有道除薛令以德行聞父卒哀號廬墓致白兔馴擾再舉有道以高第除郡博士京輔都尉右內史衛尉大司農詔加奉車都尉荊州刺史政績

甚著歿後郡人卽所居立廟祀之

南昌者舊誌

省志

府志

喻猛

一作孟

字驕孫和帝時官蒼梧太守以清白爲理郡人

頌之曰於維蒼梧交趾之域禹貢厥入島夷皮服大漢
維宗迪以仁德出自中臺鎮于外國威風光遠吏人從
則鳩集以禮南人入服簞于帝廷功化畢植

太平御覽

省志 府志

按南州舊聞孫卽遜

羊茂字季實爲郡功曹布被不覆軀布衣不週身郡將察

其廉遺之布被衣袴皆不受後官東郡太守冬坐白羊
皮夏處單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妻子不厯官舍

謝承漢書

省志

府志

按羊茂初爲郡功曹後爲東郡太守謝承漢書及太

平御覽所載宦蹟甚詳豫章書引列士傳以羊爲華

前後分作兩人者譌白志駁正

省志原跋

按府志羊茂一字叔寶

張載字仲宗任廣陵太守舉郡人吳奉

一作素

爲孝廉及解

官歸奉齋金爲禮載閉門不受奉以囊盛金夜投載園

中而去載覺追之不及乃齎金至廣陵還之

謝承漢書

省志 府志

按府志張載一作張冀

宗度字文叔爲潁川定陵令以清德著聲邑人杜伯夷高
尚不仕度數就見與議論輒竟日乃去數致棗栗今相
傳豫章軼事宗度爲定陵令以土杯盛麥飯高宏爲琅
邪相以桑杯盛醬

省志 府志

按度宏二人林志失載安志載度而不及宏豫章書
宗度作宋叔平人物志又作宋慶姓與名均譌矣今

仍白志省志原跋

按府志宗度一作宗慶

三國吳

劉壹爲豫章太守華歆功曹時孫策在椒邱遣虞翻說歆

翻旣去歆請壹入議壹勸歆在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

劉刺史新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

劉繇爲揚州刺史今豫章揚之屬郡也

從鄉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旣漢朝所用且爾

時會稽人衆盛強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遂作檄

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

以朋友之禮

冊府元龜

南州舊聞

聶友字文悌少爲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
語奇焉屬豫章太守陳斐以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
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閒小吏耳
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
爲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由是知名及恪出軍圍新
城退還友知其將敗遺滕允書曰當人強盛河山可拔
一朝盈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
爲鬱林太守發病憂死

三國吳志

冊府元龜

臨江

府志

清江志

粵大志

省志

府志

按三國志聶友附見諸葛恪傳中林志安志謂恪薦爲珠崖太守不知何出白志據史傳刪正今從之省

志原跋

按粵大記友至都諸葛恪遂與友善初孫權將圖珠崖以問軍師全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瘴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竊所不安權不聽恪

薦友爲珠崖太守詔加友將軍與校尉陸凱同往執
馘奏捷留友治之友慮師久致疲簡其精銳自衛餘
先遣還權大祝徵守丹陽册府元龜云友至都諸葛
恪友之時論曰顧子嘿子真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
友居其閒由是知名清江志云友生赤烏年間少貧
竒氣逐鹿至淮陽封谿箭中大樟乃伐而筏之怪息
江翁人利于涉而祠之遂名其地曰樟樹鎮一名鹿
渚云爲人文武兼資姿髯修美歿時年三十三鎮人
祠祀呼爲聶公廟

楊迪大帝時爲宣詔郎時廷尉隱蕃交結豪儁自衛將軍
全琮以下皆傾心敬待之唯迪及南陽羊道拒不與通

蕃後叛逆伏誅

三國吳志

省志

府志

六朝

胡休字吉甫爲潯陽令有德化嘉禾生于庭白鸞翔于野

後遷九真都尉河東太守

豫章書

省志

府志

雷煥初斗牛閒常有紫氣及吳平紫氣愈明張華聞豫章

人雷煥妙達象緯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氣上徹
于大耳乃補煥爲豐城令掘獄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

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
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因遣
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可乎煥
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
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愛之嘗置坐
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
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
華陰土一斤致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
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間躍

出陸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繞
有文章沒者懼而返須臾光采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
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晉

書省志

按雷煥事載張華傳中據晉史煥乃豫章人考樂史
寰宇記鄱陽初屬豫章漢建安十五年吳分豫章爲
鄱陽郡迨晉時鄱陽久別爲郡不屬豫章矣煥果鄱
人史傳不應仍稱豫章不知林志安志更有何據皆
以爲鄱陽人白志改入南昌據史傳之文也今從之

省志原跋

熊遠字孝文有志尙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
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
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氏羌遠遂不行
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去職
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
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一作列爲主簿
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旣不親行承
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

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
然後可發哀卽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
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
况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
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
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
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
日惡逆之甚重於邱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
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